

王新宇·著

風吹雲散

FENG CHUI YUN SA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新宇·著

风
吹
之
散

FENG CHUI
YUN SA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吹云散/王新宇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50-1502-1

I. ①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6094 号

风吹云散

王新宇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18	印 张	1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226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502-1

定价:32.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关于土地，我们需要怎样的诉说？

朋友把《风吹云散》的书稿传给我，并要我作序，迟疑之后，还是接受了。因为，这是一本关于土地的书。这块土地是滋养作者故土，就是皖北农村。随着叙事的展开，我依稀看见多年前一个农家少年单薄的身影，走在黄昏的田野上。在他身后，是沉寂的村庄，炊烟散尽，仿佛连鸟声也都远去……作者忧伤的情怀触动了我，同时也勾起了我经历中的一件往事。

1988年，为纪念“大包干”十周年，我应安徽电视台之邀，为其撰写一部大型政论片《绿土》。作为总撰稿，我肯定了“大包干”的历史地位，却没有为其大唱赞歌，相反，不合时宜地泼了一瓢冷水——作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策源地的安徽，在改革开放十周年之后，却落在了时代大潮之后，这是为什么？质疑与思考便由此开始。在我看来，安徽农村的落后源自土地的富足，土地变相回到农民手中，在暂时解决了农民温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他们幸福的惰性。而在土地资源匮乏的温州，农民无法享受这种土地带来的眼前实惠，只能背井离乡游走四方去卖拉链、纽扣和打火机。十年过去，安徽的农民还是农民，温州的农民

却被迫掉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成了中国城市中最早的农民工、小老板乃至民营企业家的。富足的土地成为坚实的负担，迷恋短视便会失去远见，这是土地的灾难，还是人的灾难？片子播出之后，反响空前，一个月内电视台便收到了几千封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来信，他们基本上是安徽的农民。

毋庸置疑，故土情怀是这部小说的原动力。在作者心中，“皖北是一块伟大的土地，这里诞生过老子和庄子，正是由于这样的文化传承，养育了农民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豁达淡定的心胸、质朴端肃的性格”。但他同时又深深忧虑，因为“这种中国农村的农耕文明在纷涌中几乎断掉了脐带”。作者忧虑的正是这种农耕文化的“断掉”，尽管他不曾明示，“纷涌”之前需要强调的某些定语。

我丝毫不怀疑作者炽热的感情，但我又想，这种被作者称之为农耕的文明，被断掉，是幸还是不幸？对于土地，对于农民，我们是否还带有某种成见和常规的希冀？似乎既是土地自然就要淳朴，身为农民自然也就要敦厚，这样的土地是否意味着可以随便被剥夺？这样的农民是否可以任意被欺凌？放眼今日之农村，田野犹存，家园何在？对此，王新宇笔下有刻骨的描述，他每次返回故里，最怕见到的，或许就是那一扇扇被生了锈的铁锁把住的

农家门户吧？转眼“大包干”三十多年了，大批的农民依旧背井离乡，在城市里流浪……

年前我在美国转了两个月，纽约、旧金山的大楼未必好过北京、上海的大楼，但美国的农村绝对好过中国的农村，这才是真正的差距，也是致命的差距！

我的观点未必和王新宇完全一致，但我相信，对于土地，对于农民，我们有着一样的良知。这也正是我乐意来写这篇序文的理由。我能体会到他伴随这场写作过程中内心的纠结。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的少年（乃至童年）的记忆，决定着他一生的写作方向。王新宇说：“当经历成为记忆，就是告别，是背叛，是易水边远去的壮士背影，心有不甘但别无选择。”正是怀有“一种情感的救赎和自欺欺人的慰藉”，年近不惑的王新宇完成了《风吹云散》。但是，风过之后，云真的散了么？

是为序。

潘 军

2012年4月26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序 关于土地，我们需要怎样的诉说？	潘 军 (1)
第 一 章 麦田风波	(1)
第 二 章 单干传闻	(12)
第 三 章 分田到户	(22)
第 四 章 贫贱姻缘	(31)
第 五 章 百万民夫	(40)
第 六 章 钻错被窝	(50)
第 七 章 跋涉年关	(57)
第 八 章 权力更替	(65)
第 九 章 悲情薄葬	(71)
第 十 章 当兵受挫	(77)
第十一章 计生工作	(93)
第十二章 村庄大集	(101)
第十三章 举家出走	(116)
第十四章 姑娘结扎	(135)

第十五章	疯子闯祸	(155)
第十六章	衣锦还乡	(169)
第十七章	书记归隐	(178)
第十八章	短命村企	(188)
第十九章	村干拜年	(199)
第二十章	离婚成潮	(208)
第二十一章	海选闹剧	(225)
第二十二章	种地免税	(233)
第二十三章	贪腐入狱	(242)
第二十四章	挂职书记	(256)
第二十五章	守望村庄	(264)
跋		(276)

第一章 麦田风波

阴历四月的天气，已经有些炎热。

经历了太阳近一天的照射，那整日里水汽氤氲的田野，就有了种蒸腾的感觉。

田野里到处是深绿的一片。绚烂辉煌一月的油菜，如今已结满了果实，羞涩地垂下头向脚下的土地行感恩礼。成片的麦子，抽出穗，向远方的天际和村庄铺展开来。田野里间或鸟儿飞掠的身影中，蛙声一片。

我仰面平躺在生产队的草垛上，仰望挂在不远处大王庄村头西沉的日头，心随天上几絮悠然的白云，似动还静，漫无归依，忍受不住腹中阵阵的咕噜声。我家和我年岁差不多的母狗懒洋洋地卧在我身边，不时地用牙齿鬼子进村般逐步推进地仔细搜索着腹部的皮毛，一定是虱子作怪的缘故。我家的母狗，在村庄狗辈中间算得上是德高望重的，其子孙辈遍布村庄的人家，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位，养成了它老成持重的神态，不愿在村庄里疯跑，不屑与子孙辈为伍，成了我的忠实玩伴。

村头的喇叭在激昂乐曲后也按时响了起来。

“广大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广大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播送

一个通知，现在播送一个通知，现在请马蹄郢子大队马蹄郢子生产队的广大社员同志们带镰刀到庄东头老沟岭集合，大人孩子都去。”

突然，大队书记马献忠那嘶哑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缴粮、出工、开会，马献忠书记那熟悉的声音使我家的母狗都支起了耳朵。

“不是又分什么东西吧？”我轻快地滚下草垛，向村东头的塘堰跑去。记得，不久前生产队分红芋母子的时候，母亲因为去得晚，结果分到了别人挑拣剩下的、又小又差的一堆。那时候，生产队自己育红芋秧子，等秧子插到地里后，剩下的红芋母子分给各家。在缺粮的年月，大伙高兴得如同过年一般，尽管由于已经育过秧，红芋已没有先前的丰满瓷实，大多糠心，摔在地上发出“噗噗”的声音。而那些没有完全被“生儿育女”掏空的，自然成为社员们公认的好的。为此，回家我挨了母亲两耳光。

跑到地方，除成群孩子在跑来跳去地疯闹外，大人们不管男女个个面色阴寒，像是有什么大事发生。此时，大队小学已经放学，已经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站在各自大人的身边，老老实实的，和那些疯跑玩闹的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情景，以前见过，那就是远在首都北京的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逝世时，大队集中悼念时出现的。不少人哭得昏天黑地，如同失去庇护的孩子。

“这是什么性质？在社员的眼皮底下，公然和党中央对抗，走资本主义道路。”马献忠指着大片麦田边上一小块三角麦地。文革那段疯狂的岁月后，也许是好久没有这样的场景，他脸色涨红，神情悲愤。

夕阳的余晖在大王庄的树梢上晃动了几下，继而消失在村庄袅袅升起的炊烟里。

“牛永富，你表个态，你说咋办？”马献忠逼视着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的牛永富追问。“只不过是块三角尖的荒地，抛荒在那也

可惜，不如就算是生产队的吧。”牛永富嗫嚅道。他老婆李大琴在一旁低着头，一声不吭。两个已经长成半大人的女儿站在身边，也一样低着头，如同做错事一样。两个儿子则因为年幼不懂事，在人群中来回跑动。

“不行，一定要割掉。”这时，按喇叭通知要求带镰刀的男女社员们才知道，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带镰刀的意思。

“大哥，别跟他废话了，天都快黑了，家里还没有做晚饭呢。大家一起动手，割掉算了。”马献忠一向脾气暴躁的三弟马献祥在一旁早就等得不耐烦。

“眼看就要灌浆了，割掉怪可惜的。”一片肃静中有女人在小声嘀咕。

“女人家懂得什么？”马献祥的一声呵斥，女人们霎时静了下来，站在众人堆里朱新华的妇人浑身一哆嗦。

“老叔，这也太不讲情理了，抛荒在那没有人问，人家开荒种点东西就要割掉。”在大人们集体沉默中，二别子杨老实的大儿子杨立树走上前打破了凝重的氛围。

“你算个啥？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再说，这种公然和上级政府对着干的行为，你负得起责任吗？哼！”马献忠轻蔑地用眼角余光看着这个辈分比自己低的年轻人，心说，你老子不是站在一边也没有吭声嘛。

多年在村庄大话说惯了的马献祥已经蹿到了杨立树的面前，那架势要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然而这一次，令马蹄郢子老少爷们几百口子吃惊的事发生了，杨立树的三个弟弟一起跑过来前后围护着大哥，一副要拼命的样子。只有十来岁的老四冲在最前面，个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几个哥哥差不多了。

乡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几乎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即便是他们的父母。直到某一天，一个突然的场合，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于无声中宣告自己的成长，这就如同城里孩

子的成年礼，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到来。唉，二别子家的四个娃儿成人了，平时怎么就没注意到呢？马献忠的内心一声叹息，隐隐地有些刺痛，急火攻心，一如来自肺腑的咳嗽之痛。

马献忠和二别子杨老实两家是村庄的两大家族，尽管不大的村庄都有点沾亲带故的，但多年来，由于两家明里暗里的争斗，逐渐分离出村东村西两大派系。一些小户外姓人家不愿意介入或实在靠不上边的，整日里，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作壁上观。

马献忠内心的波动在脸上没有任何变化，那张脸，因岁月的雕刻，沟壑纵横。也许是多年管理大队一两千人口练就的沉稳，此时的马献忠脸上浮起浅浅的微笑。他威严地扫视一下有些平静的人群，他看到了漠不关心的、幸灾乐祸的、无动于衷的表情，这让他本就刺痛的心涌起阵阵寒意。

这情景，多年前尚年轻的他见过，那就是上级政府在村庄搜集他二叔马大英的劣迹时。但那时他还能理解，毕竟自己的二叔为反动的国民党军队征过粮、拉过丁。如今，自己可是为大伙忙了大半辈子，他有点不能接受。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大队小学的教师先生刘友文的脸上，虽然只是淡淡的一瞥。村庄的孩子尽管没有因读书出人头地的，但大都经过他的调教，所以他在村庄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然而这一回，这个村庄里少有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竟然没有了往日的机灵。他转眼看着依旧疯跑的一群孩子，目光温和，就像在课堂上，他用他那没有经受多少田间劳作柔软白皙的手掌，抚摩乡村一拨拨的蓬头稚子，传递出殷切的成才渴望。这一瞬，马献忠的内心打了个寒战，一股气流在体内翻动。

但是，他有的是信心和耐心，大半生的世事浮沉告诉他，他需要等待，而他善于等待。

暮色苍茫，雾霭四起。越过层层微动的绿浪，马献忠看到不远处的大孤堆。在平展无垠的平原上，这一突兀隆起的土堆是村

庄的制高点，那里埋着他的父亲和家族已逝的长者。长辈人说，有一年淮河发大水，全村的房屋无一幸免被泡成一锅粥，水大时，村庄的树梢都看不见，人们就是挤在这孤堆上躲过了一场浩劫。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弥留之际，把家人和庄里帮忙的都叫了出去，颤巍巍地说：“儿啊，我死后，恐怕你们兄弟难以继续控制这个庄子。两年前，我就请北庄的阴阳先生看过，村头的孤堆是块风水宝地，也是咱们马蹄郢子的运脉所在，把我葬在那，就能镇住。切不可让老杨家爷们爬起来，咱们两家的怨深呐。”

所谓北庄的阴阳先生，就是同一个公社张楼大队的马献忠的老丈人。丈人家姓张，读过古书，也是村庄的大家族，就是因为和马献忠的父亲是老朋友才亲上加亲，把女儿嫁到马家。为表示尊重，即便是儿女亲家，马献忠的父亲从来也没有对儿子说“你老丈人”，而总是称之为先生。马献忠的丈人偶尔给人看风水选坟地，深得周围群众的尊崇，就是不轻易开口。一般人家遇到红白事想请也不敢张嘴。

于是，父亲咽气的当天晚上，马献忠破天荒地来到教书先生刘友文家，两包大丰收香烟让刘友文这个老少爷们公认的明白人，在乡亲们商议为老书记选墓穴时说：“老书记不仅是村里的长辈，也为老少爷们操劳了一辈子，应该把他葬在村庄东南的孤堆上，让老人家在另一个世界望着咱们，为大家继续看护好家园。”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强占村庄的风水宝地，尤其是杨老实更是忍无可忍立马要发作。想起埋在低洼处的父亲年年雨季受灾，杨老实心头悲愤难平，眼泪都要迸出来。但看见几个挂着鼻涕不懂事的儿子，他把满腔的不平化作一口浓痰和内心恶毒的诅咒。

说起马蹄郢子，这个蜗居在淮河北岸的小村庄实在没有什么可资记录的地方。非旱即涝的流年光景，几百口子人家拥挤在一片平平塌塌的村落，除南面紧贴的谷河外，就是村东南的大孤堆。而马蹄郢子大队还包括周围的大王庄、于郢子、郎家湾等几个村

落。村庄之间鸡犬相闻，父一辈子一辈的，树同根枝连理，亲戚连亲戚。

但独独这个孤堆有些说法。庄户人家口口相传，这里曾是古城堡遗址。史无记载，也没有一块砖半片瓦的佐证，时日既久，倒是生出许多版本大同小异的乡村鬼话来，惹得村庄一些胆小的天黑宁愿绕道，也不敢从孤堆下面走。尤其是夏天，萤火闪烁成片，更是让人远望而脊背发凉。而孤堆下面的一口深井，冬暖夏凉，水位四季不变，多年来一直供整个村庄人和家畜用水。夏天，孩子们用一截芦苇，探身就能喝到甘冽的井水；冬天，哪怕是冰封千里，那井口也一直向外升腾着浓雾一样的热气。

但马家人却不这么认为。从马献忠的父亲起就一直在说，他们山西老家的族谱上有清楚的记载，他们马家的先人在清代乾隆爷年间，因黄河泛滥决堤，一路南逃，最终看上了这块土地。据说，当时周围依然是水汪汪的一片，这里已经不见洪水的踪影。先人们认为是块风水宝地就决定住了下来，慢慢地其他姓氏的人才来，最终形成了马蹄郢子村庄。村庄的轮廓极像一只马蹄留下的印记，而且下点雨就积水，三五天无雨就会旱。不然，马蹄郢子就应该叫马郢子。但马家远在山西的家谱没有人亲眼见过，乾隆爷年间的事也因为太过久远无从稽考，而且庄户人家因煎熬于一日三餐，也没有工夫去扯这个闲淡。对此，杨家人嗤之以鼻。马家人认为是杨家为了与马家分庭抗礼，故意削弱马家的威信。

而马献忠和杨老实两家的宿怨，却不是因为谁家先来之争，追本溯源还是马献忠的二叔马大英之死。

马大英的死在当地极具传奇色彩。解放前，马大英因为参加了联防队，并当了几年的保长，新中国成立后被新生政权审判。公审大会上，不仅曾有家人被马大英打骂过的群众上台控诉，而且马大英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两个不被马家人认可的老婆也声泪俱下地揭露被马大英强行霸占的屈辱历史。最后，在义愤填膺的

群众要求下，马大英被处以极刑。

处决马大英的地点本来设在双河街的南头大桥下，但由于当时土匪尚未肃清，新生政府担心意外，最终选在谷河的一片芦苇荡里。据恰巧在河湾捕鱼的人说，执行时，五花大绑的马大英被连续打了十八枪，人依然跪在地上没有倒下死去。最后，实在被马大英这个坏分子顽固生命激怒的执行人员，冒险走上前，撕开马大英的上衣，发现贴近其胸口的地方有块羊脂玉。那玉温润碧透，上雕龙凤呈祥，由十八颗佛珠连缀。执行人员一把扯掉那玉，马大英像一截木桩那样猝然倒地而死。马大英的罪状是勾引河南的土匪抢掠百姓，对抗新生政权，草菅人命，强占民女，而且马大英在当保长期间，搜刮民财，帮助反动军队强征军粮、拉壮丁等。这些罪状马家人一直认为是企图打压他们的杨家人栽赃陷害的。

实际上，马大英出任保长也是迫不得已，考虑到自己一个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并没有搜刮民财。1950年，分浮财的时候，马大英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富裕，两个女人早已不见踪影。因没儿没女，几间瓦房没收充公当作了生产队的仓库。生前强悍的马大英也就绝了户。马家人虽然对马大英生前的种种行为有看法，但眼见一家人绝户，也就转而同情，并迁怒于杨家。因为马献祥过去整日跟在这个二叔的后面狐假虎威的，人们自然也相信其聚敛了不少不义之财，但在搜家的时候竟也几无所获。况且马献忠的父亲和马大英已经分家过日子，早看不惯老二的一些行为，少有来往，兄弟之间并无关联。新政府英明，区别对待，划定成分时马家最终被定为中农，和杨家一样。正因为此，马献忠父子依旧当上了马蹄郢子的当家人。

后来两家最直接结怨的罪魁祸首是孤堆下面的那口深井。分田到户的时候，当生产队的牛、粮食等都分到一家一户后，大家才发现还剩下这口井。而马献忠的父亲，利用自己当队长的权力，

在一个清晨突然宣布：“井从今天起是我家的，以后你们谁家吃水自己挖井去。”而杨老实的父亲当时就挑着水桶，充耳不闻，径直走到井边把马献忠父亲刚刚加在井上的锁敲落。于是，两家发生了村民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场殴斗。那时，马献忠兄弟四个初成人，而杨老实的叔伯兄弟及远房兄弟亦不少。双方一番打斗最终以杨老实家的多人受伤并登门道歉而告结束。庄里人都清楚记得，在众人吃饭聚集的村中马路上，马献忠爹指着前来道歉的杨老实他爹说：“撑你家三辈子也休想翻身。”

如今才过去多久啊，马献忠感觉到父亲在不远的暮霭中望着自己，满腔悲愤。如果自己这次作出让步，那么就等同于打了自己死爹一个响亮的嘴巴，以后父子黄泉见面，也无法向父亲交代。

“我看这事还是请示一下公社为好，上面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伤大家爷们之间的和气，也不至于引来横祸。”教师刘友文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开了腔。

“老狐狸。”马献忠在心里骂了句，但又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看看周围漠不关心的群众，也难找到一个支持者，他只好说：“大家都回去吧，等明天请示了领导以后再说。”

当天晚上，牛永富的弟弟、弟媳以及老娘聚集在牛永富家。既没有做晚饭也没有点灯，大人们默不作声，几个孩子包括两个年龄小的儿子也知道家里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忍着饥饿，在一旁蹲着。

“实在不行，就趁着晚上没人，咱自己主动割掉算了，然后找书记认个错，也许就过去了。”牛永富的弟弟一半替哥哥担忧，一半也是为自己。几年前，那种动辄株连兄弟姐妹的事情在他的记忆里依然清晰。而比他年龄长几岁的牛永富却不这么认为。

“咱自己偷偷摸摸割掉了，到时候说咱故意毁灭证据怎么办？不是罪上加罪吗？”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们也不要太害怕，大不了到时

候就说是我老太婆种的，反正我这一大把年纪也死得着了。”最后，还是老娘为两个六神无主的儿子拿了主意。

第二天早上，马献忠换上了自己每每开会才穿的蓝色制服，从屋里推出全庄唯一的加重自行车急忙忙到双河街上的公社去，找公社书记曹之胜汇报，征求处理意见。

一路上，春风骀荡，绿野盈目，偶尔见到在天地间无目的晃悠的社员，大队小学传来歌声一样的晨读。但马献忠没有这份闲情逸致。昨天的情状一遍遍在眼前滚过，如果不利用这次机会重树自家的权威，那马蹄郢子的明天将不再是马家说了算。从这个角度上说，他有点感激牛永富老婆的那块麦地，让他及时发现了家族危机。

赶到公社大院时，曹书记正在自己宿舍门口的花坛边刷牙，白花花的泡沫盖住了半张大脸。马献忠猝不及防的一声“曹书记”，差点让曹之胜把一嘴泡沫咽到肚里去。见到马献忠一大早就着急忙慌地来到眼前，曹之胜一肚子不痛快。马献忠看不到曹之胜完整的面部表情，所以也就看不懂曹之胜的脸色，急不可耐地就开始汇报。最后说：“曹书记，你说这事要放任自流，那以后国家和集体不就不存在了吗？”

曹之胜闻言，顿感事情严重，仰脖灌了一大口水，“咕噜咕噜”两下把最后一口水喷在花坛里：“献忠啊，外面已经有搞单干的了，报纸上已在批评这股单干风。这是个恶劣的苗头，不及时刹下去，如何得了？我马上安排林副书记和你一块去，现场办公，坚决铲除。”

于是马蹄郢子的社员们再次听到通知，拿着尚未开镰锈迹斑斑的镰刀来到麦田。

时近中午的阳光，白花花地照在人们的脸上，有惊疑不定，有事不关己的无所谓，也有凑热闹的。而牛永富的那块三角尖麦地，在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中，微小而孱弱。